

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 及與高本漢比較「非對稱性」問題 ——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二*

李無未**

摘要

臺灣學者洪惟仁教授《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是20多年來在國內外漢語音韻學史研究上頗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其中涉及到洪惟仁教授以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中古音研究「構擬」比較，其對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方法及其來源的認識有嫌模糊，因此，帶來了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中古音比較研究的「非對稱性」問題。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擬音」方法與日本漢語音韻學界《韻鏡》音構擬傳統相關，並不是他的獨創，而是他繼承和發展許多學者研究的結果。日本學者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所附《〈韻鏡〉解釋》中古音構擬、稍後於小川尚義日本學者對《韻鏡》中古音「擬音」的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1910）和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1912）都可以為證。小川尚義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東亞珍藏明清漢語文獻發掘與研究》（編號：12&ZD178）資助成果之一。在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學者的指教，特此致謝！

** 中國廈門大學特聘教授

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的「非對稱性」也很突出，比如性質與內涵、「邏輯」與文獻依據、功用等。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及與其他方音比較「邏輯謬誤」也十分明顯。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發現」與「發明」乏善可陳，完全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研究的結果，並無「獨創」體系的驚人之處。由此，所謂「小川尚義對漢語中古音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定評是不符合實際的。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存在著如此多的「非對稱性」，比較的合理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關鍵詞：臺灣洪惟仁 中古音「構擬」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 比較 「非對稱性」

臺灣學者洪惟仁教授《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是20多年來在國內外漢語音韻學史研究上頗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¹筆者已經就相關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重要事實問題進行了「辨正」，指出了存在的一些論述上的「邏輯」與「結論」問題。²由於篇幅所限，筆者感到言猶未盡。其中涉及到洪惟仁教授以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中古音研究「構擬」比較的問題，筆者感到，洪惟仁教授對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方法及其來源的認識有嫌模糊，因此，帶來了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中古音比較研究的「非對稱性」問題，致使結論大打折扣。所以，所謂「小川尚義對漢語中古音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定評就需要重新進行估價。以下是筆者就相關問題而請益的內容。

一、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方法及其源流

（一）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方法。洪惟仁教授用來和高本漢漢語中古音構擬比較的是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系統。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具體記錄在《日臺大辭典》（1907）「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南部福建語ノ特徵》中。³洪惟仁教授解釋說，小川尚義，是「為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而作現代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為了理解今音的分歧，作了中古音擬測。」「對小川尚義來說，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研究或中古音擬測，不過是閩南語研究的基礎，閩南語研究才是他的目的，閩南語以外的漢字音比較是閩南語研究的手段。小川尚義並未解釋為什麼要作中古擬測，但從全文看來，顯然目的只是讓讀者瞭解現代漢字音的分歧原委而已，擬音不是小川文的目的。」（洪惟仁1994：10頁）

關於研究方法，洪惟仁教授解釋說，小川尚義「以中古音類為綱，舉例羅列閩

¹ 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原刊於《臺灣史研究》1.2：26-84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1994。

²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重要事實辨正——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之一》，臺灣聲韻學會會議論文，臺北教育大學中文系，2016年5月12日。

³ 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臺灣總督府，1907。

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方音對照表與古今音對應表，為便於理解現代音之的分歧，做了中古音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的擬測。」「擬測」既然成為了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研究方法。那麼這個「擬測」的具體文獻所指是什麼呢？洪惟仁教授引用了小川尚義在《緒言》中說的一段話，即：「研究南部福建語在音韻上的特徵，勢須比較中國各種語音，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日臺大辭典》6頁），由此，洪惟仁教授解釋說，「也就是採用《韻鏡》的音韻系統為綱，然後『聲母』、『韻尾』、『韻母』、『聲調』四部分，依韻鏡之音類，舉例羅列閩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音對照表，最後總結製成古今音對應表。為呈顯現代音之特徵，於中古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做了擬測。」（洪惟仁11頁）小川尚義「擬測」以《韻鏡》為主是可以肯定的，為何小川尚義「擬測」以《韻鏡》為主？洪惟仁教授引用了小川尚義的原話加以說明：「……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蓋《韻鏡》之音雖未必表示中國語之最古音，但其音韻之種別頗為精密，在比較上最為方便……。」（《日臺大辭典》6頁）

對小川尚義「擬測」以《韻鏡》為主，但也存在著一些缺憾，洪惟仁教授也有所總結，比如：「不過就研究方法的嚴謹性而言，小川尚義顯然不及高本漢，小川沒有一套精密的標音符號系統，也沒有親自做過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小川用的是精密性不夠的羅馬字。他的方言資料除了閩南語之外全部採用他人的資料。」「擬音說明非常簡單。」（12頁）進行方言比較的材料，「除閩南語外主要採用別人的資料」。具體的，小川尚義在《緒論》中說是：「中國各種語言之中，上海、南京、汕頭之音取之於Williams（衛三畏廉士甫）氏辭書（《漢英韻府》，1874），福州、客人、廣州、溫州、寧波、朝鮮、安南諸音取之於Giles氏辭書（《華英大辭典》，1892），但廈門音依編者之綴字法。」（9頁）

洪惟仁教授認為，小川尚義採用《韻鏡》作為中古音基礎，比高本漢高明（洪惟仁1994：14頁），由此展開了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比較」，認定小川尚義的「構擬」與高本漢類似，有「超過」高本漢的地方（洪惟仁1994：1頁），但小川尚義對《韻鏡》語音系統的構擬理論依據如何卻沒有說明，這就讓人產生了疑問，即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系統構擬是他自己按照什麼樣的方法構擬

的？是他自己的獨立發明呢，還是與別人有關係，另有來源呢？如果是他自己的獨立發明，得出他有比高本漢「高明」地方的結論似乎就能夠成立，但如果不是，是不是這個成績應該既歸屬於別人而又包括小川尚義呢？我們認為，這是評估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成果的關鍵，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對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研究成果的評價就是沒有根基的，而且，還會導致「移花接木」現象的發生，就存在著過分抬高了小川尚義的地位，卻遮蔽了其他學者，比如有可能是比小川尚義更為早，也取得了不凡成績學者的「光輝」的嫌疑。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是，對這些取得了不凡成績學者來說肯定就是不公平的做法，如此去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成果的比較，就是個「虛幻」而不必要的命題。因此，澄清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系統構擬的「繼承」或「發展」的「因果關係」顯得尤為必要，也是深入研究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系統的緊迫任務。

（二）小川尚義之前學者對《韻鏡》中古音的構擬。我們認為，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系統構擬與日本漢語音韻學界《韻鏡》音構擬傳統相關，並不是他的獨創，而是他繼承和發展許多學者研究的結果。我們在《日本漢語音韻學史》中提到了大島正健在1898年（比小川尚義早9年）對《韻鏡》音的構擬情況。就當時來說，大島正健研究《韻鏡》，在理論與方法上獨樹一幟。比如他在《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一文中就宣稱，以舊說為根基，面向新境界，進行新考證。⁴他提出不同於以往的觀點，比如，日語吳音也有新舊之分，漢音也有隋唐音與其他時段語音之分。要深入研究漢音、吳音與中國語音的關係，必須擴大視野，於是把《韻鏡》音、梵漢對音、「現實」的官話、江南音、福州音、廈門音、廣東音進行對比。他解釋說，官話不取北京官話，而取南京官話。江南音以蘇州音為代表，包括上海、杭州、寧波等，但大同小異。具體的描寫，用羅馬字母標音。過去用羅馬字母標音取其近似，現在力求精確。諸家記法不同，選擇最恰當的使用。按照這個原則，比如baorudaogien的《福州方言集》，開始記p、t、k，後來記b、d、g。macikugalien的《廈門方言集》也屢見改變。《韻鏡》音，用ayiteru。《梵漢對

⁴ 大島正健《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國學院雜誌》第24卷第7號，1898；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166頁，商務印書館，2011。

譯》的同時，也參照和漢對音，以經過審訂而可靠的《古事記》、《日本記》、《萬葉集》音為依據，當時主要的可引用的成果是楫取魚彥《古言梯》、石塚龍磨《古言清濁考》、春登上人《萬葉用字格》。而不是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等「虛擬語音」資料。比如「音之部」，對涉及到的《韻鏡》聲母進行了構擬。幫滂並明分別是p、p'、b、m。其中次清擬作送氣音。在「韻之部」，對涉及到的《韻鏡》韻母進行了構擬，並考慮到了開合口、內外轉，以及等位因素，貫穿了一定的歷史比較的理論意識。如此對《韻鏡》音所作的比較研究，在《韻鏡》音近19世紀研究史上還是不多見的，具有重要的理論方法論意義。

此外，在19世紀末，還有一些學者對《韻鏡》中古音用羅馬字及日本假名進行「構擬」，貫穿著比較成型的「構擬」理論與方法。這裏我們談談日本學者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所附《〈韻鏡〉解釋》中古音構擬。⁵



5 猪狩幸之助《漢文典》，金港堂，1898。《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漢文典》第102-104頁。

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第102-104頁），在解釋「三十六字母來源」時，用了《音韻日月燈》的說法，即李唐之際舍利創立悉曇字母，後來，守溫和尚增加了「娘床幫滂微奉」六母。在列了「悉曇體文以及遍口表」之後，對三十六字母用羅馬字進行了「擬音」（[]號中是豬狩幸之助擬音，()號中是小川尚義擬音），即：見k、溪kʰ、群g、疑[ŋ](ng)、端t、透tʰ、定d、泥n、知[çh](t)、徹[çhʰ](tʰ)、澄[dj](d)、娘[ñ](n)、幫p、滂pʰ、並b、明m、非f、敷[fʰ](f)、奉v、微[m](vⁿ)、精ts、清tsʰ、從dz、心s、邪z、照[çh](ts(照二)ch(照三))、穿[çhʰ](tsʰ(穿二)chʰ(穿三))、床[dj](dz(床二)j(床三))、審[sh](s.(審二)sh(審三))、禪zh、影[yy](O)、匣h、喻y、曉h、來l、日[j](zhⁿ)。豬狩幸之助還解釋說，唇音第三等，舌齒兩音第三、第四等稱之為「輕母」，其餘稱之為「重母」，考慮了三等韻構擬的特殊性。

在「二百六韻」條，豬狩幸之助涉及到「內外傳」、「開合口」、「四等」、「三內」、「四聲」等問題。具體擬音，比如入聲字用p、t、k字母表示，閉口韻尾，用m表示。對四十三轉用羅馬字進行了擬音，ng、n、m鼻音韻尾分明。在「本朝（即日本）音韻學史」一節中，以1265年唐本《韻鏡》傳入南都轉經院庫中為研究起始時間，中經文雄《磨光韻鏡》、太田全齋《漢吳音圖》，到岡本保孝《韻鏡考》得以完成《韻鏡》基本研究體系建構。這個回溯，實際上是論述了《韻鏡》音構擬的歷史，也表明，豬狩幸之助《韻鏡》音構擬，是繼承前人幾百年的研究成果，不是空穴來風。

濁 清 清 濁				次 清 清濁音			三十六字母
濁				清	清	清濁音	
疑	群	ng	g	溪	見	牙音	
泥	定	n	d	透	端	舌音重	
娘	澄	ñ	dj	徹	知	舌音輕	
明	並	m	b	滂	幫	唇音重	
微	奉	m	v	敷	非	唇音輕	
邪	心	從		清	精	齒音重	
禪	審	牀		穿	照	齒音輕	
曉	喻	匣		影		喉音	
來				yy		音半	
日						音半	
						音半	

19世紀末，歐美比較語言學理論已經傳入到了日本，歐美學者對比較語言學漢語語音研究的模式，也引起了日本《韻鏡》研究者的興趣。比如對外國學者，豬狩幸之助專列「ラルピセリ（volpicelli沃爾皮切利）《古韻考》（1896年）」條加以介紹（第120頁）。他說，Volpicelli（沃爾皮切利）依據《康熙字典》卷首「第二等韻二十四表」，即《切音指南》，探求中古音，利用ガイル氏《字書》，以及Dr. Mateer（美國人狄考文）氏的Mandarin Lesson（可能是其《官話類編》之外的《漢語課本》）的著作。Mateer（狄考文）氏輯集中國各地十一種方言，以及朝鮮、日本、安南三種語音資料，四萬餘言。李無未按，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美國賓夕法尼亞人。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1863年底來華，1864年1月到登州傳教，1864年創辦開辦蒙養學堂。1876年改為名為文會館。1882年增設高等學科，創辦大學，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就是1915年齊魯大學前身，與燕京大學齊名。狄考文聘請了許多第一流學者任教，其中不乏第一流語言學家。他於1892年出版的800多頁的《官話類編》（美華書館出版）影響巨大，遼寧師範大學李婧超碩士論文《狄考文〈官話類編〉語音研究》（楊春宇指導，2014）等許多學者有所探討。在威妥瑪、衛三畏基礎上，狄考文《官話類編》對羅馬字標記進行了修訂。書中記錄了北京、登州、南京、九江、濰縣、重慶六地方言語音。我們認為，豬狩幸之助所提到的狄考文著作，應該不是這本《官話類編》，是另外一部書，就是《漢語課本》。但《漢語課本》迄今尚未有學者進行全面研究，資料下落不明。我們推測，《漢語課本》應該是《官話類編》初期刊本所附的漢語方言語音對照表。豬狩幸之助以volpicelli（沃爾皮切利）《古韻考》（1896年）為依據，加上《韻鏡》文獻，如此斷定，《韻鏡》開發收閉四等，並非隨著四聲字音發生變化而分類，依據南方「土音」統計發現，實際上，《韻鏡》四等字音顯示oaei四個母音。其平聲56音擬音如下（第123頁）：

添	im	刪	uan	東	ung
咸	am	山	an	冬	(ung)?
嚴	em	先	in	鍾	üŋg
凡	uem	仙	en	江	aang
		蕭	io	支	ɿ
		宵	eo	脂	ēi
		肴	ao	之	ei
		豪	oo	微	uei
		歌	o	魚	ü
		戈	uo	虞	(ü)?
		麻	a	模	u
		陽	eang	齊	i
		唐	oang	佳	ui
		庚	ang	皆	ai
		耕	(uang)?	灰	uoi
		清	eng	賄	oi
		青	ing	眞	ēn
		蒸	ēng	諄	uēn
		登	ēng	臻	ān
		尤	eu	文	uēn
		侯	ou	殷	īn
		幽	iu	元	uen
		侵	ém	魂	uēn
		覃	om	痕	ēn
		談	(uom)?	寒	on
		鹽	em	桓	uon

由此可見，豬狩幸之助研究漢語中古音，一方面依據《韻鏡》及《廣韻》文獻，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歐美學者研究《切音指南》（高本漢研究漢語中古音，不是利用《韻鏡》，也是《切音指南》，屬於《切韻指南》系列）的理論與方法，以及他們所搜集的十一種方言及日本、越南、朝鮮漢字音文獻進行研究。理論與方法明確，文獻也很豐富，總計十四種。

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序言》中認為，モヨルレンドルフ的漢語分類穩妥恰當（3頁），所以，有所採用，即將漢語方言分為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四大類。《〈日臺大辭典〉凡例》5頁還提及自己研究漢語方言「特徵」的材料來源。比如上海、南京、汕頭之音取ウキリアムス（李無未按：美國人衛三畏，1812-1884）的辭書《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 W. Williams (1874)）；福州、客人、廣州、溫州、寧波、朝鮮、安南之音取ジャイルス（*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 A. Giles）辭書（李無未按：翟理斯（1845-

1935），英國人，1867年後任天津、寧波、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國領事館翻譯、助理領事、代領事、副領事、領事等職，有《華英字典》（1892）、《汕頭方言手冊》（1877）。翟理斯《華英字典》1892年版，由上海別發洋行發行。全書按莊延齡拼音方案每個漢字注有寧波、廣東、客家、福州、溫州、揚州、四川、中原、北京9種方言，並有日本、朝鮮、安南3種域外方音注音。此書被譽為「20世紀頭30年最流行的巨型漢英詞典」；廈門音依據自己的「綴字法」資料。日語吳音、漢音取自於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發表，見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凡例》6頁），考訂過程中，也注意使用漢梵對音資料。

豬狩幸之助研究漢語中古音所利用的方言材料比小川尚義《韻鏡》研究還多了1種。《〈韻鏡〉解釋》早於小川尚義著作9年發表，其「擬音」效果一點也不遜於小川尚義。豬狩幸之助《漢文典》是經過東京大學「博言學」教授上田萬年校閱的。安田敏朗《「言語」的構架——小倉進平和殖民地朝鮮》（東京：三元社，1999）第二章，「朝鮮語研究的動機」第一節「國語確立期和周邊諸語言」提到小倉進平和豬狩幸之助的關係。小倉進平回憶，豬狩幸之助於1897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博言科畢業。1898年5月，與上田萬年、フロレンツ（德國籍）、小川尚義、金澤莊三郎、藤岡勝二、新村出、八杉貞利一起成為日本言語學會創會成員。豬狩幸之助接受過上田萬年的指導與影響是肯定的。他與小川尚義一樣也是上田萬年學生。小川尚義是豬狩幸之助上一屆的「師兄」，但「師弟」豬狩幸之助卻比「師兄」早9年發表重要的漢語著作《漢文典》，在《漢文典》中研究《韻鏡》中古音。可以說，小川尚義是在豬狩幸之助、大島正健等學者理論「模式」基礎之上研究漢語中古音的，其理論來源比較清楚。由此，許多學者所稱頌的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研究貢獻，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發現」或「發明」，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幾百年來，日本學者研究《韻鏡》語音「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其《韻鏡》「擬音」模式，早就形成。如此，小川尚義研究《韻鏡》語音的理論與方法模式「原型」是清楚的。

需要提及的是，小川尚義後於豬狩幸之助9年，有些地方理所當然要「後出轉精」。小川尚義將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組」一分為二，即所謂「照二組」、「照三組」（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26-35頁，臺灣總督府，1907），這確是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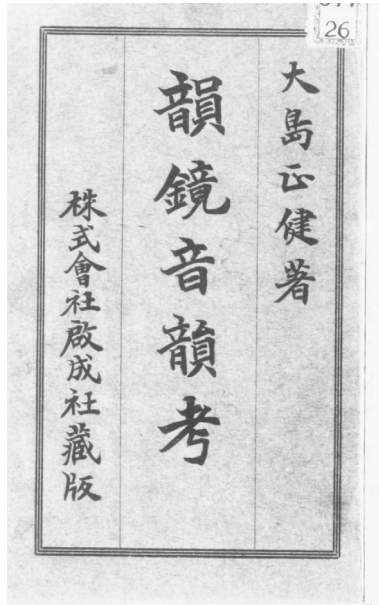
《韻鏡》中古音的一個亮點。清人陳澧《切韻考》系聯《廣韻》反切上字，分為「莊初崇生」與「章昌船書禪」兩組，表明，他們是有對立的，所以，是兩套聲母。小川尚義是否看過《切韻考》不得而知，但「英雄所見略同」確是事實。這是與許多日本學者研究《韻鏡》中古音不同的地方。

（三）稍後於小川尚義的日本學者對《韻鏡》中古音的構擬。稍後於小川尚義日本學者對《韻鏡》中古音「擬音」最為突出的是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亞堂，1910）和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啟成社，1912）。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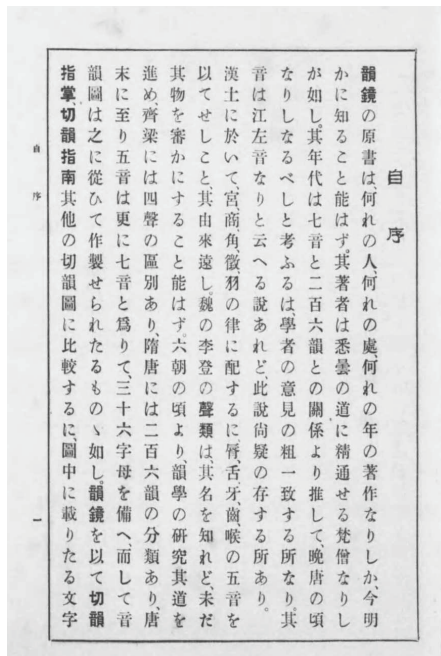
速成
應用
漢學
捷徑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第五篇「音韻」內容非常豐富，他分五章討論。這五章分別是：音韻沿革、四聲、古韻、反切、《韻鏡》。其中，第三章古韻，提到了宋鄭樵六部說、清顧炎武十部碩、清江永十三部說、段玉裁十七部說。其韻書列舉了齊周顒《四聲切韻》、齊沈約《四聲譜》、齊王斌《四聲論》、唐孫愐《唐韻》（加注：宋陳彭年、邱雍稱為《廣韻》）、宋丁度《集韻》等，儼然一部中國韻書史：

⁶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亞堂，1910；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啟成社，1912。



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自序」儼然一部「《韻鏡》研究史」：



の同一にして同様に配置せられたる者甚だ多きを見る、因りて意ふに音韻圖は昔し諸本に通ずる原圖ありて韻鏡は之を基として考案せられたる者にして決して一家の創見より成りたる作にはあらざるべし、尤も後世諸家の改訂を経たる書には切韻圖より移し入れたるものならんかと思はる、字も多くして何れが原本の韻鏡に近かるべきか今判じ難し、此書後本國に傳はらずして遠く我國に行はるゝに至りしは奇なりと謂ふべし、韻鏡の我國に傳はりしは、龜山天皇の御宇文永年間にして其傳來は遠しと雖も、其研究の盛に行はるゝに至りしは徳川の初期寛水の頃よりなりとす、有朝太田湯淺盛典、馬場毛利、河野其他の諸家其解釋に力を盡したるも、未だ到らざる所多かりしが、延享の頃斯道の大斗、無相上人、文雄出でて、應光韻鏡を著はし、杭州音を基礎として新研究の法を試み、大に韻鏡の眞價を發揚せり、

著者は音韻學に造詣深く、之に關する著書亦尠からず、後の韻鏡を學ぶ者、主として應光本に由るを見れば、其功勞顯著なるを知るに足るべ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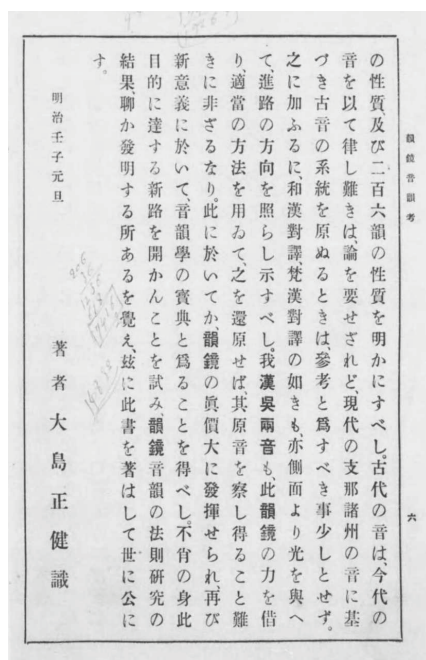
本居宣長氏は韻鏡に由りて漢字の音を糺し、開合を以て阿行和行の假名を分ち、又於遠の所屬を明かにせり、氏の字音假字用格出でてより韻鏡の用法に新方面を開くに至れり、本居氏に次ぎて其名の高かりし漢吳音圖の著者太田保氏は、當時の音韻學の大家なりき、其漢吳音微は、和漢古今の書に照らし、細微に亘りて綿密なる考證を立て、該博にして精確なる學識は、人をして驚歎せしむるに堪へたり、第十一轉を開轉なりと斷じて、本居氏の於の字開合に亘るといへる説の誤を正したるは、假名使用の道に大功ありといふべし、然れども、漢吳兩音共に、各字につき原音、大音轉音、俗音等の別を設け、自ら立てたる法則に拘泥して、混雜を

生ずる基を起すに至りしは、甚だ惜しむべし、又喉音影喻第一、第二、第三の等は、阿王兩行の格第四等は、耶行の定位なりと斷じたるは、人呼んで先人未發の卓見と稱揚する者あれど、是は影喻兩母の配置の原則に協はざる見解なり、白井檢校の音韻假字用例を觀るに、全く此説のために誤られたるものゝ如し、又後進者は漢吳音微に負ふ所甚だ多しと雖も、年代遙かに隔たりたる音韻を混同して、韻鏡の説明に臆斷を試みたるは、採るべからず、天保年間に、大澤資氏は韻鏡發端を著はし、自家の意見を發表せり、其説採るべきもあり、採るべからざるもあり、其音圖は最新の作なりと雖も、未だ深く信頼するに足らず、博學多識なる岡本保考氏は韻鏡考の著あれど、未だ氏が韻鏡其物に關する意見を詳かにすること能はず、黒川春村氏の韻鏡考證は、久しく其名を聞き居れど、未だ一見の便を得ざれば、今尙其説を窺ふこと能はざ

るを憾とす、

始め韻鏡に註せし者、張麟之が序文の説明に力を用ゐ、其説に従ひて韻鏡を反切の書と見做し、反切十二門法の解九弄の辯人名反切の法に勞を費やしたること多かりしが、後の學者其妄を排して、韻鏡の本領は反切に由らずして、直ちに文字の音韻を示すにあることを説けり、然るに之に附したる國字假名に誤謬多く、又漢吳音に訂正を要すべき所ありて之を正すに韻鏡其物に由る必要起り、韻鏡は其功用忽ち一轉し、字音の假名の正否を判ずる根據と爲すべき、唯一の寶典と爲るに至れり、

爾來百有餘年の久しきに亘り、韻鏡を講ずる人多しといへども、其眞相に至りては、未だ能く世に紹介せられざるものゝ如し、韻鏡は晩唐の作なりといへば、之を研究する要は、其時代の音韻を探るにあるなり、之を採らんとせば、宜しく先づ七音三十六字母



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分八章：七音考、內轉外轉之解、開轉合轉之解、等韻直拗之說、二百六韻考、音韻圖使用法及漢吳音還原法、《韻鏡》和假名遣、《韻鏡》和反切法。

《韻鏡音韻考》「七音考」章，也涉及到三十六字母擬音（第97頁。[]號中是大島正健擬音，()號中是小川尚義擬音）：見k、溪kʰ、群g、疑[ŋ](ng)、端t、透tʰ、定d、泥n、知[tʃ](t)、徹[tʃʰ](tʰ)、澄[dʃ](d)、娘[ɲ](n)、幫p、滂pʰ、並b、明m、非f、敷[fʰ](f)、奉v、微[m](vʰ)、精ts、清tsʰ、從dz、心s、邪z、照[tsʰ](ts(照二)ch(照三))、穿[tsʰʃ](tsʰ(穿二)chʰ(穿三))、床[dzʰ](dz(床二)j(床三))、審[s](s(審二)sh(審三))、禪zh、影i、匣[iʰ](h)、喻y、曉h、來l、日[j](zhʰ)。大島正健擬音根據說明比較詳細，比如對「匣」母的解釋（9-10頁）：

匣母相對於影母之清是濁音。但僅僅依賴於影母「韻性」，還是不得其「濁」之意。征之於江南音，匣母所屬字，如鞋之`a、痕之`en、下之`o，在

「母韻」的左肩附加上送氣符號。匣母應該稱之為影母的次清音。聽中國送氣音，渾然如濁音，區分喉音清濁，匣母應歸屬於濁音。我國吳音，於此類似，下之ゲ、此行之ギヤウ、降之ゴウ，記為濁音是定則。另外，再如會之工、和之ワ、橫之ワウ。發合口音時，其盡寫於和行的假名，綜合古今音考慮，給匣母擬音，就在影母 i 附加上送氣符號，即是 i^h，表示是濁音。在官話中，匣和曉等同，都是 h。見之於韻書記載的曉匣雙飛，以及曉匣往來等名目，表示兩者具有混同的傾向。我國漢音，兩者一起寫上加行的假名。為何影曉為清？因為曉比影「硬聲」。匣已經成為變態之濁，為何曉成為變態之次清？應該自有其理由。《玉篇指南》、《韻學集成》、《康熙字典》都歸在次清。按，曉變為清，到後世失去了「送氣之力」，而匣比曉則銳氣更盛，就成為濁聲。《中原雅音》曉匣為一，是元代大都之音。如官話、如廣東音，應該屬於這個系統。

大島正健構擬匣母，不但有文獻依據，而且，還從發音機理上考慮是否合理，所表現的分析特徵，具有明顯的《韻鏡》語音理論「承傳」的傾向性。這與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大部分擬音一樣，也存在著「傳承」與「發展」的關係。小川尚義《韻鏡》研究與其稍後學者《韻鏡》中古音構擬「相似性」十分明顯，這卻可以證明，日本學者《韻鏡》中古音擬音的超穩定性特點，決定著擬音的主流方向，真的是難能可貴。挖掘出這一線索十分重要，確實顛覆了一些學者所認定的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構擬無學術源頭而「獨創」之說，引導學者們回歸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構擬「本真」面目的道路上來，意義不凡。

二、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的「非對稱性」

洪惟仁教授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進行比較，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小川尚義在漢語中古音「構擬」上的貢獻，進而確立他在漢語中古音研究史上的崇高地位，主觀願望當然是好的，但我們觀察到，其「比較」的客觀效果並不如人

(一)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性質與內涵「非對稱性」。小川尚義中古音「構擬」，嚴格來說，是以《韻鏡》語音理論規則為模型而進行的「擬音」，參照方音或對音譯音而模擬，屬於「簡單類比」性質，因此不屬於歷史比較語言學「構擬」理論範疇，最主要他沒有使用「歷史比較法」，也沒有通過這種方法「向我們指明他們的共同祖先是什麼模樣」（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520頁，索振羽、葉蜚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肯定與尋求拉斯克（Rasmus Rask）式的「語音對應關係」關係不大，所以，不追求「語音的相似性與對應的規則性」（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526頁），也沒有進行「構擬音位系統」的操作（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531-544頁），與貫徹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語言學「構擬」理論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他的研究不能算是「構擬」，只能叫做「擬音」。比如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8頁「清母」：

[illegible]

這裏，小川尚義說，廈門音是ts'。北京音、福州音之外，還有一些地方也有ts'母。沒有ts'音的，比如安南、朝鮮譯音，和ts'是否存在著什麼樣的「語音對應關係」，是否有「親屬關係」，小川尚義則沒有講，如此，這個擬音與所列舉的方音之間關係就顯得「關聯性」不夠，更何談去很好地加以解釋呢？小川尚義的研究思路受制於當時日本語言學界通行的語言學理論與方法視野上認識，比如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上田萬年教授在《日本言語研究法》說：「過頭看，觀察實際上的學問界，我國歷史上有關言語的智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泰西學者打開的。泰西學者今將以卓絕的見識和廣博的智識，孜孜以求而研究日本語，盡力發見了東方比較博言學（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得到了應該得到的榮譽。如我的老師チャンバレン，據有文科大學和文學及日本文典教授的地位，發表了很多的有關《古事記》、《日本小文典》、阿伊努語等著述。我等從チャンバレン引導開始，愛上了日本，開始了日本語的研究。」（《國語のため》第二170-171頁，富山房，1903），很顯然，上田萬年從歐洲引進日本的是比較語言學理論。龜田次郎《國語學概論》（博文館，1909）論述其「國語系統」，就認為，研究語言，強調的是語言之間關係「比較」的方法，但其比較限定在一般的「類比」上，還很少注意到「親緣關係」及「語音對應」問題（26-29頁）。這就點明了日本學者使用的比較語言學基本性質，這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語音的一種明顯學術傾向。

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是建立在嚴格歷史語言學理論標準之下的研究，他的「構擬」講求嚴格的語音對應關係，遵守的是科學的歷史語言學的「構擬」規則，並能夠得到確切的解釋。參照方音或對音譯音而構擬漢語中古音，是為建立歷史上的漢民族「共同語」服務的，運用「歷史比較法」理論模式十分突出。「歷史比較法」的基本內容是：通過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的比較，找出相互間的語音對應關係，確定語言間親屬關係和這種親屬關係的親疏遠近，然後擬測或重建（RECON-STRUTION）他們的共同源頭-原始形式。這是研究語言發展規律的一種有效方法，梅耶甚至說，這是研究語言史的唯一方法。」按照徐通鏞的說法，運用這種方法需要運行幾個步驟，其中找出對應關係，確定同源成分，把有差異的形式排出先後年代次序，以便弄清楚語言發展的時間層次。然後，還要擬測原始形式，

並利用各種可能的辦法來檢測擬測的可靠性。⁷同樣是「清母」，比如《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3月）第三卷「歷史上的研究」第十三章聲母「端透定精清從心邪」中有所討論。高本漢說，這個古聲母，一般用 t^h 、 t' 、 s 、 $t\zeta$ 、 tc 、 ϵ 、 $\check{\epsilon}$ 表示讀音。其細微音質，有的是塞擦音，比如舌面齒齶音或舌面齒齶前硬顎音；還有的是摩擦音，比如舌面齒齶音或舌面齒齶前硬顎音、舌面前硬顎音等。 ϵ 見於所有 i 的前頭，不論這個 i 保存或失掉。 $\check{\epsilon}$ 見於宕攝的古入聲鵠等。 t^h 見於止攝，國音讀 $t^h i$ 。 t^h 跟 $t\zeta$ 見於韻母不用 y 、 i 起頭的字。其例外，比如不規則的 s 、有些不送氣的讀法、不見於反切之古讀等（374-376頁）。在「端透定精清從心邪」中，找出對應關係，確定同源成分，並擬測原始形式，就是 t^h 。 t^h 的演變和發音部位、爆發音塞擦音摩擦音、清濁跟送氣等因素相關，分析得非常細緻（386-406頁）。

小川尚義「構擬」並未經過這些程式與步驟，很顯然，不可能是歷史比較法意義上的「構擬」。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擬音」與「構擬」性質與內涵差別這麼大。很顯然，如果要進行比較，就一定存在著性質與內涵的「非對稱性」的「風險」問題。這種所謂比較的程式與過程、結果都是「不可控」的。

（二）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邏輯」與文獻依據「非對稱性」。比如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構擬與所引用其他語音文獻僅僅是「粗略」的比對而已，並沒有嚴格的「內在對應關係」操作程式與文獻選擇、檢測，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構擬結論並不是由其他語音文獻嚴格「對應」之後而研究出來的結果，結論與材料兩者關係並不密切，很難「搭界」，不存在絲絲相扣的「邏輯推理過程」，「離心性」明顯。

而高本漢則不然，是依賴於諸種文獻而確立的中古「音系」，結論與「諸種文獻」存在著嚴格的「對應關係」，二者命運緊緊地糾葛在一起，彼此難以「離心」，「邏輯推理過程」十分清楚。所以，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對

⁷ 徐通鏞《歷史語言學》81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梅耶原話是：「比較研究是語言學家用來建立語言史的唯一有效工具。」見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11-12頁，岑麒祥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6月。

比，是不是存在著內在邏輯關係上的「非對稱性」？這種對比的意義肯定會讓人懷疑其可靠性的。

（三）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功用存在著「非對稱性」。小川尚義中古音「構擬」的功用十分清楚，就是「為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而作現代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為理解今音的分歧，作了中古音擬測。」這個「比較」，不過是在認定閩南語中古音就是《韻鏡》音這個前提下去看和其他漢語方言的「分歧」而作的「差異」研究，是為清代漢語語音共時層面研究服務的。小川尚義認定《韻鏡》音就是閩南語中古音「層次」，但不一定等於閩南語語音。閩南語語音「文白異讀」除了中古音「層次」之外，還有上古音層次，近代音層次，許多學者已經有所研究。我們且先不論小川尚義這種研究思路是否正確，就是為漢語語音共時層面研究服務這個基本功用來說，肯定與高本漢中古音擬測是為了「重建」漢語中古音「共同語」音系而建立明確的漢語語音史不可「同日而語」。高本漢中古音擬測是純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研究，「體系龐大」，理論來源清楚。而小川尚義的《韻鏡》中古音，是日本漢字音研究傳統「自源」的，非「他源」的，所用「羅馬字標記」不過是貼著「洋標籤」而延續「假名標記」一般性研究而已，理論與方法還處於「模仿」階段，圓熟度當然不夠，是當時日本引進西方語言學理論而「消化」後而做成「夾生飯」成果，與純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並不貼邊兒。所以，這個比較「非對稱性」就顯而易見了。

無論是小川尚義也好，還是豬狩幸之助、佐藤仁之助、大島正健也好，沒有更為精密的標記語音的符號工具，只好用「音位化」了的羅馬字擬音，且不说與國際音標無可比擬，就是與《韻鏡》等傳統等韻圖著作的精密性相比較，也未必是理想的標記形式。用羅馬字擬音算不算「構擬」？日本傳入羅馬字是從16世紀中葉開始的。後來，荷蘭學興起，用羅馬字拼寫日語方法逐漸成熟。隨著歐洲文化的進入，「荷蘭式」之外，又有所謂的「德語式」、「法語式」、「英語式」相繼出現。1869年，南部義壽主張採用羅馬字拼寫日語。1884年，日本一些學者以採用羅馬字拼寫日語為目的而創立「羅馬字會」。「羅馬字會」於1885年4月發表了《日本羅

馬字文的拼音法》，即所謂著名的「黑奔式」羅馬字系統。⁸從尊重日本語和五十音圖跟的立場出發，很多人試用了「黑奔式」不同的拼法。1876年6月，日本文部省發表了「羅馬字五十音圖」；1900年11月發表國語調查委員會的《羅馬字讀法和拼寫法》。這是當時流行的種種拼寫法和「黑奔式」，以及日本式的一種折衷方案。⁹日本羅馬字標記的不穩定性，帶來了人們認識漢語語音「標音」準確性的困難，用羅馬字標音，如果按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標準衡量，只能算是「擬音」，而不算是「構擬」。把小川尚義中古音「粗疏」的「擬音」，與高本漢精確「構擬」，放在一個天平上稱量，是不是顯得「怪誕不經」，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三、小川尚義中古音「構擬」 及與其他方音比較「邏輯謬誤」

（一）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是純粹的「中古音」嗎？小川尚義中古音「構擬」以《韻鏡》音為依據，如果拋開「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這個「代言人」角色，它的這個「中古音座標」似乎可以成為與其他漢語方言的「分歧」研究的一個支柱，因為中古音與其他方言之間從漢語語音史這個角度上看，時空間「差異」是存在的，徐通鏞說：語言發展中的時間是無形的，一發即逝，難以捕捉，而語言的空間差異則是有形的，是聽得見、看得清（把實際的音值記下來）的，是時間留在語言中痕跡，可以成為觀察已經消失的時間的窗口。所以，從語言的空間差異探索語言的時間發展，就成為歷史比較法的一條重要原則。¹⁰但我們認真審視《韻鏡》音系統，就會發現，《韻鏡》語音現象本身「複雜性」特徵突出，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音系「疊置」問題，就很容易讓人們懷疑，這個《韻鏡》音是否能夠代表漢語中古音，更勿論代表閩南語語音中古音「層次」。

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以三十六字母為例，與漢語中古音層次相

⁸ 《日本羅馬字拼音的歷史》，載陳青今編譯《日本文字改革史料選輯》79-90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9月。

⁹ 平井昌夫《日語羅馬字拼寫法的演變和統一》，載陳青今編譯《日本文字改革史料選輯》60-78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9月。

¹⁰ 徐通鏞《歷史語言學》136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

距甚遠，因為它的「宋音成分」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大島正健、三根谷徹、平山久雄、小倉肇等學者有所研究（李無未，2011）。比如大島正健就認為，張麟之本《韻鏡》，比起原作來，混入了宋音，不得不稱作謬誤。從韻目排列的順序看，還能找到南宋107韻的痕跡，所以，《韻鏡》是唐宋音的「混合體」。¹¹正確的做法是，對《韻鏡》「宋音」採取「鑒別」的方法，予以剔除，而保留中古音。這個中古音與《切韻》音系、《慧琳音義》反切音系等文獻相印證，才可以穩妥使用。其「構擬」才會可靠，與其它方言之比較才會有效。

（二）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能夠代表閩南語方言特徵嗎？我們說過，閩南語語音除了中古音「層次」之外，還有上古音層次，近代音層次，甚至有學者認為，保留了「原始漢語」的語音內容。張光宇《羅傑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2014）說，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羅傑瑞教授（Prof. Jerry L. Norman, 1936-2012）重建古閩語，是樹形的語言連續性，層次關係盡在其中。其中就有「原始漢語」系統。¹²許煜青《漢語方言鼻音韻母的發展》論文（2015）第二章「漢語語音史研究回顧」中第五節「羅傑瑞『原始閩語』的重建：比較法的優先地位」，則詳細地介紹了羅傑瑞的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的「比較法」理論，系統地展開「普林斯頓學派」思路。也表明羅傑瑞研究閩南語突破高本漢「局限性」而獲得新認識的特點。¹³閩南語的特殊性，已經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比如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抓住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特徵，並闡明影響其存在的各種音韻條件，對文白混雜種種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合理的解釋。像閩南各方言的文讀音移借就是多層次的，文讀音來源的多向性，和漢語音韻史的時間層次相關，恰好中古音演變的次序相疊加。¹⁴但專家們研究的閩南語方言中古音特徵，除了羅傑瑞

¹¹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150-183頁，商務印書館，2011。大島正健《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國學院雜誌》第24卷第7號第40頁，1918。

¹² 張光宇《羅傑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語言研究》115-127頁，2014年第2期。

¹³ 許煜青《漢語方言鼻音韻母的發展》，66-75頁。臺灣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8月，指導教授是林慶勳、劉承慧等。

¹⁴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丁邦新，1982年5月。

(三) 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的「邏輯謬誤」。

「邏輯謬誤」的表現是：一是其他方音文獻的「二手性質」，基本上不是他自己調查的，而是引用外來的。比如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受到日本學者滿田新造的強烈批判，謬誤百出不說，生造了漢音、次漢音、吳音、吳次音層次。即便是相對可靠的傳教士方言文獻，這些方音文獻語音標記，往往是「音值」和「音位」記音不分，「異質」特點突出，顯得十分混亂。二是小川尚義用「構擬」《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麼不清楚。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序言》中列了《〈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語頭（聲母）音比較表》、《語尾音比較表》、《韻音比較表》，如下：

[illegible]

恩 ^ㄣ	娘 ^ㄣ	澄 ^ㄉ	徹 ^ㄊ	知 ^ㄓ	來 ^ㄌ	邪 ^ㄒ	心 ^ㄒ
ts	l n, a	t' t', ts'	t'	ts	l z (-o)	s s, ts'	s
ch	n'	t' t', ch	t'	t	l	s ch' (-i, ɿ, ʏ)	s, ch
ts	l, a ng (-o)	ch'	ch'	ch ts -	l	s ts' (ɿ, ʏ)	s
ch	n'	ch ch'	ch'	ch	l	s, ts ts' (ɿ, ʏ) ch' (-i, ɿ, ʏ)	s,
ts	n'	dz	ts'	ts	l	z, s	s
ts	n	dz	ts'	ts	l	z, dz	s
dz	ng (-i, u)		ɕ' ɕ' (-o)				hs (-o)
ts	n'	dz	ɕ'	ts	l	z, dz	s
ch (-o)	ng (-i, u)						sh (-o)
ch	n	ch ch' (ɿ, ʏ)	ch'	ch	l	s	s
ch	n	ch ch' (ɿ, ʏ)	ch'	ch	l	s	s
ts (-a, -o)						hs (-i, u) ch' (ɿ, ʏ)	hs (-i, u)
ch, ch'	n ng (-o)	ch, ch' t, ɿ, ʏ	ch', ch'	ch, ch'	y, r, n	s	s
tr	n	tr d, ch	s tr, ts	tr t', ch, d	l	t	ʔ, t', s
s	d	d	t	t	r	s	s
s	d	d	t	t	r	z	s

日臺大辭典緒言

日臺大辭典總論

三、大體與小體

又ハ特別ノ場合、(一)ハ本文ノ條項ヲ宗テ、

大興縣志

臺灣大學圖書館

上海大書房

[illegible]

元 陽院	同上	文 陽吻	同上	同上	同上	虞 陽移	
im (11. 7)	um (11. 4, 8)	im (11. 7, 4, 11. 5)	um (11. 4, 11. 5)	um (11. 4, 8)	um (11. 4, 11. 5)	in (11. 7)	廈門
iang (yue 30)	u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歸州
o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in	客人
yn	wün (10. 12, 10. 12)	ün (10. 12)	wü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ün	廣州
i ²	ün (10. 12)	iang (yue 30)	ün (10. 12)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11. 8)	上海
ü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11. 8)	温州
iati	üang (yue 30)	iang (yue 30)	ü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yue 30)	iang	寧波
ien	ün (10. 12)	in	ün (10. 12)	ün (10. 12)	in	in (in 10. 12)	南京
ün	ün (10. 12)	in	ün (10. 12)	ün (10. 12)	in	in (in 10. 12)	北京
ün	ün (10. 12)	in	ün (10. 12)	ün (10. 12)	in	in	朝鮮
ien	wün (10. 12, 10. 12)	ün (10. 12)	wün (10. 12, 10. 12)	wün (10. 12)	ün (10. 12)	ün	安南
on	yün (10. 12)	in	yün (10. 12)	yün (10. 12)	in	in	日
on	yün (10. 12)	on (10. 12)	ün (10. 12)	ün (10. 12)	in	in	水

同上	同上	同上	庚 改硬	同上	陽 隆登	同上	庶 庭馬
ing (22, 4, 1)	ong (ong, 4, 2)	ing (22, 7, 1)	ing (22, 7, 2)	ong (22, 4) ong (22, 5)	long (22, 7) long (22, 8) ong (22, 9)	oa (22, 7)	oa (22, 7) ia (22, 4)
ing	eing eng uang	ing	eing eng (20)	ong	long	wa	a ia
iung (22, 23, 24)	uen iung	in	ang	ong (wong long (2, 22))	long (ang (2, 22))	wa ia (22, 23, 24)	a ia ia (22)
ing	wang uang	ing	ang long (2, 22)	ong (wong long (22))	ong	wa ia (22, 23)	a e
iung long (22, 23)	wiung long	iung long (22, 23)	ing	ong wong	long (ang (22)) long (22)	wò ia (22)	io ia (22, 23) ia (22)
iung	waa uang	iung long (22, 23)	aa	aa aa, yaa	iaa	wò ia (22)	o i
iung long (22, 23)	wiung long	ing	ong long (22)	ong wong	iung long (22)	wò ia (22)	io ia (22) ia (22)
iung long (22, 23)	wuang long	iung long (22, 23)	ang	ang wang	iung long (22)	wa ia	ia ia (22) ia (22)
iung long (22, 23)	wiung long	iung long (22, 23)	ong	ang wang	iung long (22)	wa	o ia (22) ia (22)
iung	weng	iung long (22, 23)	iung long (22, 23)	ang wang	ang long (22)	wa	a ia, a
wiung long (22)	wuang long	iung long (22)	iung long (22)	ang wang	ong	wang	ia ia (22) ia (22)
wai ia	wau	ai	yai, au	ai yau, au	ai yau, au	wa ia	a ya
wai ia	wau yau	yau	ai yau, au	ai yau, au	yau lau	wò lo	e e

[illegible]

¹⁵ W. P. 萊曼《描寫語言學》24頁，金兆鑲、陳秀珠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

楚。要揭示「現代音之的分歧」結構面貌，必須在利用程式和方法描寫之後，加以歸納，給出一個語言學意義上解釋性的觀點。比如他們之間有否「語音對應」和「親屬關係」？其「結構」與「音變」事實如何？有沒有「規律」和「例外」？如果有「規律」和「例外」，該如何處理？這些都沒有做，小川尚義方音比較還成立嗎？由此，小川尚義「構擬」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推理」不合乎邏輯，結論是「不可靠的」，「比較」失去意義當然也就在所難免了。

四、餘論

綜上分析，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發現」與「發明」乏善可陳，完全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研究的結果，雖然比起9年前的豬狩幸之助在個別結論上有所進步，但並無獨創「構擬漢語中古語音音系」體系的驚人之處。由此，所謂「小川尚義對漢語中古音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定評是不符合實際的。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存在著如此多的「非對稱性」，比較的合理性也就大打折扣了，這種比較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也就大大降低了。至於小川尚義「擬音」、《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的「邏輯謬誤」，是當時日本明治末期學者「模仿」歐美學者與「創新」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幼稚病」，其存在著明顯的「邏輯謬誤」並不稀奇，只是我們在審視其《韻鏡》中古音研究成果過程中，需要客觀而實事求是對待就可以了，對之採取任何誇大和貶低，或者是棄之不顧的態度都會帶來學術上的負面效應，這是完全可以預想到的。

Asymmetries Shown in Comparison between Researches on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Ogawa and Bernhard -- To Consult with Professor Ang Ui-jin Two

*Li, Wu-wei**

Abstract

A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by Ogawa and Karlgren with a Critique on Ogawa's Position 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a paper by Taiwan scholar professor Ang Ui-jin has no doubt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research in recent two decades. Professor Ang made a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n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Ogawa and Karlgren, while in his paper Ogawa's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source was not made clear, which, in our eyes, resulted in the asymmetries shown in comparison between researches on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Ogawa and Bernhard. We found that Ogawa's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source is from researches on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Yunjing in the Japanese phonological circle, which means his method of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s not original but a result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other scholars' method, and evidence can be found in Yunjing Explanation attached i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y Igari Konosuke in 1898, Shortcut for Learning Chinese in A Short Term by Sato Jinnosuke in 1910 and Phonological Study on Yunjing by Oshima Masatake in 1912. The asymmetries are obvious especially in property and implication, logic and literature basis, function as well. Big logical fallac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can be seen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gawa's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pronunciation of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refore, professor Ang's comment that Ogawa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honology resear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reasonability of his research should be reconsidered because of so many asymmetries shown in comparison between researches on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Ogawa and Bernhard.

Keywords: Ang Ui-jin,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gawa Naoyoshi, Bernhard Karlgren, comparison, asymmetries